

歷史故事叢書



邹容的故事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闯新路.....	(1)
可敬的后来者.....	(5)
在三峡中击水.....	(11)
凄凉读尽支那史.....	(16)
第一声惊雷.....	(22)
剪掉他的辫子.....	(28)
回祖国去.....	(33)
斗 熊.....	(39)
泥城桥畔.....	(43)
我就是邹容.....	(47)
号角嘹亮.....	(54)
狱中吟诗.....	(59)
马前卒与大将军.....	(66)

闯新路

滔滔的嘉陵江日夜不停地流啊流……

江水浩浩荡荡穿过川东的险山狭谷，然而却不得不在巴县来了个急转弯，它的流速显然放慢了不少，好象要在这块土地上多待一会儿似的。熟悉巴县风土人情的人，在这里就会堕入沉思，沉思之余宛如看到一位少年正坐在江畔凝视远方。不一会儿，这个消瘦的少年站立了起来。他好象自语又好象对天发誓：

“这鬼地方，我再不踏进去了；这臭八股，我再不去学它了！”说完，他就迈着重明与他年龄不相称的稳健步伐，一直地向前走去。

这是发生在一八九七年的事。这个少年就是邹容。

这一年的春节刚过，巴县的“童子试”开考，年仅十二岁的邹容，在父亲的催逼下，硬着头皮前往县城应试。

鸡刚叫头遍，邹容就被叫醒。他昏昏沉沉地象犯人般被“押”进了考场。关闭好长时间的考场，发出

一阵阵的霉味，刺激得他几乎要窒息。由于连日来的睡眠不足，此时他的太阳穴周围仿佛有无数枚细针在刺，在扎。

试卷发下不久，邹容的眉头就打了个结。他竟看不清楚试卷上写的是什麼。他用力地擦了擦眼睛，可是还是不顶事。于是他就要求来回巡视的差役说明一下。谁料那个差役竟向他翻白眼，不仅不回答，反而骂了句脏话。邹容实在按捺不住了，就不由自主地扬了扬瘦小的拳头。

这下可闯祸了。

差役赶忙叫来了监考官。他添油加醋地说邹容要打他，要“犯上作乱”。邹容十分气恼，他不理解在这冠冕堂皇的考场里竟会发生如此诬陷好人的事。于是，他据理力争。

“这是瞎说！”邹容人虽小，可声音并不轻。

“太放肆了，太放肆了！”监考官被邹容的倔强态度激怒了。他别转头对差役发着命令：“将他赶出考场！”

邹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看来监考官比差役还不讲理，他就用更大的声音表示着反抗：“你们欺侮小孩子，真不要脸！”

“呸（dāi特）！”监考官的山羊胡子一颤一颤，

他有点狂叫了：“滚出去！快赶他出去！”

邹容猛地站起来，他不再说一句话，只是用双眼毫不畏惧地直盯着这两个人。

“还不动手，笨蛋！”监考官狠狠地踢了差役一脚。

“别忙，我自己会走。”邹容用极快的动作，收拾好案桌上的笔墨，便举步向外走去。一阵风将试卷刮到泥地上，邹容正好一脚踏上。

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考场大门，突然被眼前的一番景象惊呆住了：在衙门旁的石狮子墩脚边，一个花白胡子的老汉，直挺挺地横倒在地上，全身染满斑斑血迹。邹容挤出吃奶的力气，将老汉的身子稍稍抬起。老汉吐了一口气，他那紧闭的双眼微微张开，闪出一丝感激的目光，接着又合上双眼，双手不由自主地垂到地上。邹容只听老汉断断续续地说：“……他们打我，……我要考，要考，……这是第八回了，第八……”

北风呼啸，雪花飘落。邹容脱下自己的马夹，轻轻地覆盖在老汉的脸上。然后，信步朝江边走去。

今天这两件事使他一下子懂得了：这哪里是考场，分明是吃人场！

江边的寒风夹着雪片，向着邹容使劲地袭来，这

反而使他的头脑分外清醒，一幅幅憧憬已久的画面，相继在眼前出现：他仿佛正在远处巍巍中梁山的奇峰怪石间攀登，又好象在宽阔的江面上弄潮。他觉得科举之路既走不得，又走不通，他要去闯一条从未走过的路！

一丝喜悦跳跃在他的眉尖。

淫雪滋润的路，叫人容易跌跤，可是邹容却走得很快，很快……

可敬的后来者

山城重庆，整日被包围在雾气中。傍晚时分，雾越来越浓了。山城人的心都收缩得紧紧的。人们多么希望能有一丝阳光透过这古老的山城！

两年前那场“童子试”在邹容心田中播下了反抗清朝统治者的种子。从那以后，邹容把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扔到了一边，却去浏览《希腊独立史》、《民约论》、《法兰西革命史》等书。他依稀地看到了一线光明，他想亲口尝尝“革新”的滋味。一八九八年的一个大雪天，他终于来到了重庆，进了一家日语补习所。

邹容十分好学，经过几个月的努力，他已经能说一口十分流利的日本话，而且其他学科的成绩也很好。

最近几天来，人们发现他专心致志研究时事形势。他如饥似渴地读着《时务报》、《中国日报》等报刊，他的眼睛里布满了红丝，可是他仍不想休息。

头天晚上，为了谭嗣同的问题，邹容与他的同学

在住宿的地方争论了起来。当时，谁也没有说服谁。今天他们听完了成田安辉、井户川辰三两位老师上的课后，在回去的路上，又争论开了。

谭嗣同是湖南人，他是一个具有革新思想的知识分子。中日甲午战争后，他勇敢地投入了革新与守旧两种思潮激烈搏斗之中。他向往民主与自由，赞赏太平天国的革命行动，支持“维新”的措施。

邹容等人是很崇拜谭嗣同的，但是，对他的有些主张，邹容的同伴们并不赞同。由于看法不尽相同，争论自然就免不了。

回到住处，邹容感到自己的胸口十分胀闷。他谢绝了同伴要他出外散心的邀请，独自一个人坐在屋内沉思。

他是通过谭嗣同所写的大量文章而知道这位斗士的。他几乎可以一字不漏地背诵谭嗣同宏文中的精采片断。此刻，他掩卷默想着谭嗣同的文章，一幕幕中国人处处挨打的悲剧，展现在邹容眼前：

洋炮“轰”的一声，厚厚的城墙倒塌了；米字旗、太阳徽饰的炮舰，在中国内河上横冲直撞；英租界、法租界相继在开辟；一群群中国的难民在流浪……

想到这里，邹容的胸脯急速地起伏，他有着难言的痛苦。

突然，一道光亮在他的眼前闪过，“唯变法可以救亡”——谭嗣同的这句名言浮现在邹容的脑际，使他精神为之一振。他快步走向床边，从枕旁书夹里恭敬地拿起了谭嗣同的像片，凑着油灯跳蹦的火焰，他深情地凝视着、凝视着。

“老师，我的老师！”声音是那样的清晰和亲切。

阵阵悲哀袭击着邹容。

有两件令人痛断肝肠的大事先后出现：

第一件是四川人余栋臣领导的第二次反清武装起义，被残酷地镇压下去；

第二件是谭嗣同等“戊戌六君子”慷慨就义。

早在邹容九岁时，他就听到了余栋臣领导川人起义的事。后来，他一直想去看看这个“奇人”。这一次，余栋臣再次起义，在四川境内广为散发“驱异族的犬羊”的传单，斗争的矛头不仅指向清政府而且还敢于向洋人宣战，这很叫邹容兴奋。但是，起义竟这么快就失败了，他感到十分悲伤。然而更使邹容悲恸的是谭嗣同的惨遭杀害。

一八九八年六月，我国有一批维新之士，搞起了一场“变法”活动。但它只继续到同年的九月就被当时“垂帘听政”的慈禧给扼杀了。这场“变法”的两

名主要领导人康有为、梁启超分别逃往香港和日本。谭嗣同决心以自己的鲜血来保卫变法的成果，终于被捕。他临刑前高喊：“各国变法，无不从流血而成，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，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，请自嗣同始。”消息传开，全国举哀。人们哀悼谭嗣同是出于对清政府的强烈愤慨，而对邹容来说，这种缅怀之情就更为强烈。他不仅认为谭嗣同是他的老师，而且更是一个“誓拯同类”的英雄，他的死是一个真正的英雄的死。邹容要好好地纪念他。

夜深了，邹容没有半点睡意。他把谭嗣同的遗像装入镜框，然后恭敬地将它挂在自己座位的上方。遗像下端是邹容自制的一朵绢花，秋风吹进来，花瓣轻轻地抖动，好象在为忠魂翩翩起舞。同往日一样，邹容端正地坐着，无限深情地凝视着谭嗣同微笑的面庞。

远处传来了鸡啼声，天快要亮了。

邹容往油灯里注入了一些油，随即剔了剔灯芯，房间里顿时明亮了不少。他觉得应该写点悼念之类的文字。于是，在书桌上，他铺开了几张素笺。

写什么呢？说真的，要写的话实在太多了，最后，邹容的两条浓眉一扬，挥笔在素笺上写下了五个大字：

赫赫谭君故

“故”字最后一笔刚捺定，几滴热泪已湿透了纸面。



邹容用衣袖按了按眼圈，泪水象涌泉般夺眶而出，感情怎么也控制不住了。猛然间，他好象看到像片中的谭嗣同在指着他说：“哭有什么用！”对，哭是救不回先烈的，哭也坍不了满清宫殿的墙基，邹容在沉思着。突然，邹容的心一下子飞到了烈士的故乡——湖南浏阳。“如今那儿该是怎样的一番模样？”他的思路至此，笔锋已印下了第二行：

湖湘志气衰

写完最后一个字，邹容不由轻轻地敲了一下自己的前额，“不行，我可不能老是在‘衰’啊‘故’啊的悲怆漩涡中打圈圈，稍遇挫折就哭个没完，这哪象个革新图强好汉的学生！我不哭，我要顺着老师走过的路，一直走下去！”想到这里，邹容提起笔，屏住气，写下了五绝的最后两句：

惟冀后来者

继起志勿灰

“对，‘志勿灰’才对得起老师！”邹容的双颊绯红，在他的心头有一股暖流在奔腾。

现在，邹容已清楚地听到了雄鸡报晓的高歌，天空露出了淡淡的曙色。他虽然是一夜未睡，但是精神却格外振奋。谭嗣同等先辈仿佛正在太空召唤着这个后来者：邹容啊，要奋翅高飞呵！

在三峡中击水

一条柏木船停泊在三峡的险峰脚下。浊浪挟带着劲风，扑向船舷，形成的圈圈漩涡，慢慢儿扩大开来，又迅捷地在远处消失。已是傍晚时分了，柏木船被迫停靠在这空谷狭道中已经多时，看来，今晚是不能行驶了。

邹容伫立在摇晃着的船头上，他没有闲情来欣赏江峦夜景，这大半天的耽搁，早叫他心急火燎。他多么想早早顺流东下。——能得到这个出川的机会，对他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啊！

一个多月前，他从重庆写给哥哥邹蕴丹一封信，告诉他说自己快要离开四川，他表示要“自立”，要用毕生的精力去从事“惊天动地”的事业。

原先他想利用四川总督奎俊招考二十二名赴日留学生的机会，到日本去学习“明治维新”的经验。为此他还险些用菜刀同那个阻挠他出洋的亲戚拚命哩！但是，总督大人并不重视他的才能。邹容的“过激”言行与清政府的要求是相抵触的。这次落选给邹容的

打击比那回“童子试”考试还要重，因为这是所谓“新学”留给他的耻辱。他懂得了：在豺狼当道的世界里是没有真理可言的。他明白了：要图强，就一定要向先进国家学习，就得自己来闯路！于是，在绵绵淫雨中，邹容登上了这条柏木船，他要乘东风破万里浪，到他所向往、思慕的地方去。

忽然，一阵嘈杂的人声传来，中间还夹着低低的哭泣声。“出了什么事？”邹容疑惑地自问道。他循着声音，摇摇晃晃地走到了舱底。在昏黄的灯影中，几个怒形于色的旅客围成一圈，大声地说着什么。邹容好不容易挤进了人群，他看到地上坐着一老一小两个人，哭声正是由他们发出的。

那老的索索地抖着，紧靠着他的是一个小女孩，只见她衣衫破碎，一片血珠从臂膀和颈项处在慢慢地渗出。

围观的旅客告诉了邹容白天发生在三峡的一幕惨剧：

这个老汉一家是以在三峡中拉纤为生的。今天中午，他与小孙女正拉着一条小舟上滩，突然迎面驶来一艘英军炮舰，它是那样穷凶极恶，径直朝小舟撞去。掌舵的儿子、儿媳被卷进了回流，祖孙俩从岸上摔进了江里，侥幸活了下来，

“强盗！”邹容怒吼了一声。当他知道这条柏木船之所以靠岸的原因时，就更愤慨了。原来还是这艘炮舰在作祟。当强盗们撞死无辜后，竟无理通知中国方面，在炮舰行驶于三峡这段江面期间，不准任何中国船只通行，否则将对之采取同样的手段。“真是强盗！”邹容再也不能忍受，他冲开人群，一颠一簸地奔回了舱房，从箱子里拣出了一本烫金封面的洋文书籍，他瞥了一眼就随手扔进了长江。一阵浪花翻飞，隐约中可看出封面上印着三个大字：《政府论》。

东方渐渐发白。

不一会儿，从蜿蜒的群山间，拉开了一张红色天幕，接着，从天幕中飞溅出了万道金光，一轮火红的太阳升上天宇。

柏木船终于拔锚起航了。

江水汹涌奔泻，朝霞染红了半个天，邹容又一次走到船头。

昨晚，他扔掉的美国人威曼写的那本书，一度曾是他的心爱之物，书中宣扬的“自由”、“平等”、“天赋权利”很叫他着迷。可是一夜的所见所闻使他猛醒：洋鬼子、清政府，没有一个好东西，它们就象眼前的暗礁、险滩与回流，处处在阻挡着革新力量的前进。

木船已折过筵筵山，山势峭丽，峡谷幽径的巫峡就在眼前。邹容看见被朝霞染得艳红的神女峰了，一首关于巫山十二峰的赞歌顿时响在他的耳畔：

……很古的时候，翠屏峰上的青石洞中有十二条凶龙。它们整天在巫山上空追逐，经常掀起飓风，刮倒了房舍，卷走了人畜。

西王母的第二十个女儿瑶姬，恰巧路过这里。她见到凶龙正在作恶，马上竖起了手指，一道银光闪出，凶龙顿时被劈死。

但是，龙尸却截断了江面，江水横溢，四川成了汪洋泽国。著名的治水专家大禹急忙赶来。可是龙尸又变成了强硬的岩石，说什么也劈不开。这时，又是这位瑶姬帮助大禹劈开了三峡，疏通了九水，往昔的大泽变成了“天府之国”。

瑶姬看到人们欢欣的笑颜，为了使人们永久安宁，她决定不再回到天庭，她要把自己的青春与幸福全部献给三峡的人民。

人们尊敬她。瑶姬为了报答人们的深情，化为神女峰，她的侍女们化成了巫山十二峰，她们年复一年地眺望着过往船只……

邹容并不认为这是个神话。他想：生活中不就有恶龙、凶妖吗？那么，我就该象瑶姬、大禹一样，舍身

向前，斩龙除妖！

一抹霞光，涂上了望霞峰的绝顶，此刻的神女峰已披上了金色的盛装，真美啊！邹容的心胸舒展极了。他喃喃自语：“有神女精神的感召，有大禹毅力的鼓舞，且不说眼前的三峡没有什么可怕，洋人、清廷的压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。我邹容就是那奔腾东去的长江水，百折不回永向前！”

巨大的回澜，团团的泡漩，全被船头撞个粉碎。邹容双目炯炯，剑眉轻扬，他已经看到东方是一片火烧似的嫣红。